

生命最后的 读书会

〔美〕威尔·施瓦尔贝——著

姜莹莹——译

一位母亲·一个儿子
和书的世界

The End of

Your Life

Book Club

[美] 威尔·施瓦尔贝——著

The End of

姜莹莹——译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一位母亲 · 一个儿子

和书的世界

Your Life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 (美) 施瓦尔贝著 ; 姜莹莹译
— 北京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3.6
ISBN 978-7-5057-3215-5

I. ①生… II. ①施… ②姜… III. ①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①B8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870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3-4152

Copyright © 2012 by Will Schwalbe. All rights reserved.

书名	生命最后的读书会
作者	(美) 威尔·施瓦尔贝
译者	姜莹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印刷	北京盛源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800×1230毫米 32开 11印张 150千字
版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3215-5
定价	3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1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在母亲的一生以及生命最后的几年，我的哥哥、妹妹，以及我自己都与母亲有过许多次难以忘怀的谈话，拥有过无与伦比的美好时光。父亲陪伴母亲的时间最久，几十年的相濡以沫，一直到母亲生命的终点。父亲对母亲的关怀，他们彼此之间的深爱，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下面这本书中讲的是我的故事。如果你发现书中内容绝大多数是关于母亲与我，并未过多涉及我的父亲以及哥哥妹妹的话，那仅仅是因为，我相信他们的故事应该由他们自己来决定是否告诉大家，以及何时告诉大家。

这本书献给妮娜、道格、父亲，还有大卫，致以爱与感激。

推荐序 ——

余秋雨 —

这本书揭示了人类的一项重大秘密：一个人在生命垂暮时分的最佳选择，是与家人一起重温毕生最喜爱的一本本书。那情景，就像站在峰顶俯视晚霞下一座座自己曾经翻越过的远山，充满着沁凉而又恢宏的诗意。

因此，这本书应该受到世间一切好书的感谢。它重新提升了阅读对于人类的终极意义，又对书籍的选择提出了关及生命的至高标准。这在阅读低迷而书籍泛滥的当代，尤为重要。

在笔调上，这本书写得真切、动情、深厚、机敏、幽默，是近年来少有的上好读本。

特此推荐。

2013年6月27日

□

手记 —— —— ——

在经历着所有这些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会写下这本书。所以，此时我只有依靠回忆和随手写下的笔记，母亲给我的报纸、清单、演讲稿和书信，我和母亲之间的电子邮件，我们共同写下的博客，以及家人和朋友的帮助，来完成这本书。我知道有时我会搞混时间顺序以及事件，使一些对话显得莫名其妙，但我会尽力呈现我们母子之间对话的精神，不拘泥于文字，诚实地记录我们二人一起经历的一切。母亲曾说：“尽你最大的努力去做，这样就够了。”我想我已经做到了这一点。

目录

手记	001
终得安全	001
相约萨马拉	007
七十空性论	026
初恋	047
霍比特人	059
每日的力量	082
禁忌祈祷书	100
我悲痛	112
非普通读者	120
蜥蜴笼	130
博来·法拉先生	136
大陆漂移	145
面纱	162
大教堂谋杀案	171
正念	182
心	197

盐的代价	204
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	215
不可思议的一年	221
奥丽芙·基特里奇	229
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242
法兰西组曲	251
芒果的滋味	260
刺猬的优雅	272
龙文身的女孩	278
布鲁克林	285
父亲的眼泪	295
太多的幸福	309
后记	326
感谢	330
附录	333

终得安全，

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门诊中心的候诊室里，有着让我们欲罢不能的摩卡咖啡。那里的咖啡很难喝，热巧克力更是糟糕，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按下“摩卡”的按钮，把这两种不怎么样的东西混合在一起，竟能变成妙不可言的美味。而且，那里的全麦饼干也不错。

医院的门诊中心位于曼哈顿第三大道与53街区的街角，在一座黑色金属与玻璃造就的办公大楼的四层，是一个让人备感舒适的地方。能来这里就诊的人很幸运，因为他们将在这个宜人的环境里待上很久。在这里，癌症患者们等待医生为他们诊断，获取一些可以延长生命的药品，这可是现代医

学的奇迹。

2007 年的深秋，我和母亲开始定期来这里就诊。

一杯摩卡咖啡，一个两人之间最为常见的话题：“你最近在看什么书？”我们的读书会就这么简单的开始了。

如今询问彼此阅读书目的人不多了。人们更多会问，“你最近看了什么电影？”或者“你打算去哪儿度假？”你可能没法想象，在我的成长过程中，都在看些什么书。但这是我记事以来，我和妈妈经常互相询问的话题。十一月的一天，母亲抽完血等着医生做化疗的间隙，我就问了她在看什么书，她说她正在看一本很特别的书，是华莱士·斯特格纳的《终得安全》。

《终得安全》出版于 1987 年，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书籍之一，有几年我一直佯装自己不仅已经读过了它，还知道它的作者生于二十世纪初，作品主要关于美国西部。我在出版业工作了二十一年，在很多社交场合中，我养成了一个习惯，喜欢询问对方最喜欢的书籍以及如此钟爱它的原因，尤其是在我的谈话对象是书商的时候，而我最常得到的回答之一就是《终得安全》。

对没有看过的书照样大力吹捧也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对着书商无伤大雅的胡扯，和对着我那七十三岁高龄的母亲撒谎可是两码事（尤其还赶在陪着她治疗癌症的期间）。

我向她坦白我并没有看过这本书。

“那等我看完了，就把我那本给你。”母亲说，她一向比我节俭。

“不用了，我自己有一本。”我说。这是千真万确的。有很多书我一直想看，我把它放在床头，甚至连出差的时候都带着，它们去过的地方可真是太多了，我真的想好好看这些书，才带着它们飞过千山万水，可最后，我把其他的都看了个遍（飞机上的免税购物杂志、《高尔夫大师》），只有自己带的书一直原封不动。那本《终得安全》跟着我到处旅行，又一再地被我放回床头，它的飞行里程至少能换一张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空公司的头等舱机票了。

但这次不同。那个周末，我开始拿起这本书，看了大约二十页的时候，我就沉浸在只有看经典之作才能体验的奇妙的情绪之中，整个人埋首书中无法自拔，我被它完全吸引了，以至于进入一种“别烦我，不知道我在看书吗？”的模式。对于还没有读过《终得安全》（或仍在假装读过它）的人，我想说，这是一个关于两对夫妻——席德与查瑞提、拉里与萨莉之间终生不渝的友谊。在故事的一开头就提到，查瑞提即将死于癌症。所以当我读它的时候，很自然的，我就会想要与母亲讨论一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方式来谈论她正在经历的一些事情，以及我自己面临的一些问题。

“你觉得他能撑下去吗？”我问母亲，我是指席德，他在小说的结尾形单影只。

“虽然这一切对他来说很难承受，不过我想他会熬过去的，我很确信这一点。总有一天，他会恢复正常生活的。”母亲如是说，虽然我们谈的是席德，但这也可能是她想告诉父亲的。

书籍是带领我们探索彼此想法的媒介，让我们可以自然地探讨那些我们关心但又难以开口的话题，也一直能让我们在焦躁紧张时有话可聊。在母亲确诊后的几个月，我们聊的书也越来越多。但从《终得安全》开始，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谈话不再只是像平时那样随意闲聊，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创立了一个特别的、仅有两名成员的读书会。在多次读书会中，我们的谈话围绕着书里主人公的命运以及我们自己的命运展开。有时我们很深刻地讨论一本书；有时我们在谈话中发现了自己，而其实这些与那本触动我们的书及其作者并无关联。

我想要更多地了解母亲的一生，以及她做过的选择，所以我总是把话题引向那里。不过她也有自己想谈的内容，就像她总是有自己的见解一样。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这一点。

母亲患病的这段时间，在看完《终得安全》之后，我们又看了许多各种类型的书。我们不只看“好书”，我们的阅

读非常庞杂，随心所欲。（我说过，我的母亲非常节俭，只要你塞给她一本书，她就会把它看完）。我们不一定在同一时间阅读相同的书，也不一定总在吃饭时、特殊的节日或者每月固定的几天讨论某本书。只随着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我们不得不持续地回到那个候诊室。在那里，我们什么都聊，包括书。

母亲看书的速度很快。对了，有一点我要告诉大家。她总是会先看一本书的结尾，因为她无法忍受在阅读中等待着发现事情将会如何发展。在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意识到，从某种角度，她已经阅读了我这本书的结尾——当你患上胰腺癌，并在确诊的时候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那么就不太可能拥有一个出乎意料的结局。你相当清楚命运为你埋下了怎样的伏笔。

可以说，这个读书会成为了我们的生活，但更准确地说，我们的生活变成了一个读书会。或许我们的生活里一直都有一个读书会——只是母亲的疾病才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没有过多谈论读书会本身。我们谈论书，谈论我们的人生。

我们都有太多想看却看不完的书，太多该做却不能都做到的事。不过，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一件事：读书跟行动并不冲突，阅读真正的反面，是死亡。在阅读母亲心爱书籍的时候，我总是无法不想起她——而在我向他人推荐这些书的时候，我知道母女亲的一部分将会随之而去，传递

给别人；母亲的精神也将会活在这些读者中，她对这个世界如此这般地爱过，那些爱也将会启发这些读者，让他们用自己的方式来爱这个世界。

我好像有些超前了。让我们回到最初，或者更准确地说，回到结局的开始——母亲确诊之前，那时，她刚刚开始觉得不舒服，而我们所有人都还不明就里。

相约萨马拉，

母亲和我都爱阅读一本小说的开场白。比如，“小男孩们早早地来看绞刑了”，这是我最喜爱的开头之一，出自作家肯·弗莱特的著作《圣殿春秋》。这样的开篇，怎么可能不想继续看下去？还有约翰·欧文的《为欧文·米尼祈祷》的第一句：“我注定要记得一个破锣嗓子的男孩，倒不是因为他的声音，也并非因为他是我所认识个头最小的人，甚至不是因为他造成我妈妈死亡的罪魁祸首，而是因为他是使我信仰上帝的原因。欧文·米尼使我成为一名基督徒。”以及福斯特的《霍华德庄园》以“事情不妨从海伦给她姐姐的几封信说起”为开头。那个“事情不妨”轻而易举地将你带入闲聊般的故事情境的同时，也给读者强烈的预感：接下来

的故事一定精彩万分。

有些小说家在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主线；有些在开头就埋下了伏笔；还有一些两样都没有，只用简单的笔墨交代场景或者描述一个人物，让读者感受暴风雨前的宁静。不少作者用类似“她对面临的人生巨变一无所知”的口吻来试图制造悬念，而恰恰这是最没必要的，因为人们永远意识不到自己的人生将以怎样的方式改变——这正是所谓的“难以预料”的本质。

所有人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2007年年初，母亲和父亲在佛罗里达的维洛海滩度过了几周，这个好地方是母亲晚年才发现的，她很喜欢这里。有个喜剧演员曾这么说过佛罗里达：“那是个老年人搬去等死又死不了的地方。”我对母亲转述了这句话，现在回想起来有些难过。

家里人都计划好了到达维洛海滩的时间，当时每个人都兴冲冲地忙得不可开交。我的哥哥道格，刚刚制作完成了新版《灵犬莱西》。妹妹妮娜在TBAlliance（全球结核病药物研发联盟）工作，在为对抗结核病在全球的蔓延而斗争。大卫·哈伯斯塔姆要出版一本关于朝鲜战争方面的新书，我除了忙着相关的事宜，还在忙着推广我与朋友合写的一本有关邮件的书。父亲忙着代理他的指挥家、歌手和音乐家的音乐会艺术经纪工作。大家沉浸在焦虑、拌嘴和微不足道的病痛

中（牙疼、头疼、失眠），还要记住家人的生日，安排庆生活动，讨论旅行计划以及行程安排。我们家总会收到人家拜托的源源不断的请求，比如要不要出席募捐大会，能不能做个开幕致词，能不能回忆起音乐会上那个穿红裙子的女士的名字，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我们家人之间还不断地狂轰滥炸一些建议，而且通常都以命令的形式开头：你必须明白……你必须阅读……你必须看……当然，这些大部分都来自母亲。

如果我们家是个航空公司，母亲就是中心总调度，我们其他人都是机场上等待起航的飞机。我们不能直接飞向目标，一定要经过母亲的调度。她负责指挥我们，决定哪个人需要先飞，哪个人可以着陆。连父亲也无法幸免，尽管相对于我们来说，母亲对他的掌控已经非常留有余地了。

最让我们觉得困扰的是，必须小心翼翼地依计划行事。就像某架晚点的航班会导致机场大乱，调度备用机，航班滞后，乘客只能在走廊里休息等待结果一样，母亲也认为，超出计划的任何变化都能让我们的生活分崩离析。其结果就是，我的哥哥、妹妹，还有我，只要跟母亲商量过的行程有变，哪怕是最为微小的变化，我们也会心生恐惧。

那年二月，我给在佛罗里达的母亲打电话，说我决定坐下午从纽约起飞的航班，而不是之前商量好的早晨的航班，她只说：“哦。”但我可以明显听出她声音里隐含的不悦。她接着说：“我原本想，如果你早上到，我们还可以去邻居家吃午餐，他们晚上就要走了。如果你坐下午的飞机来，就